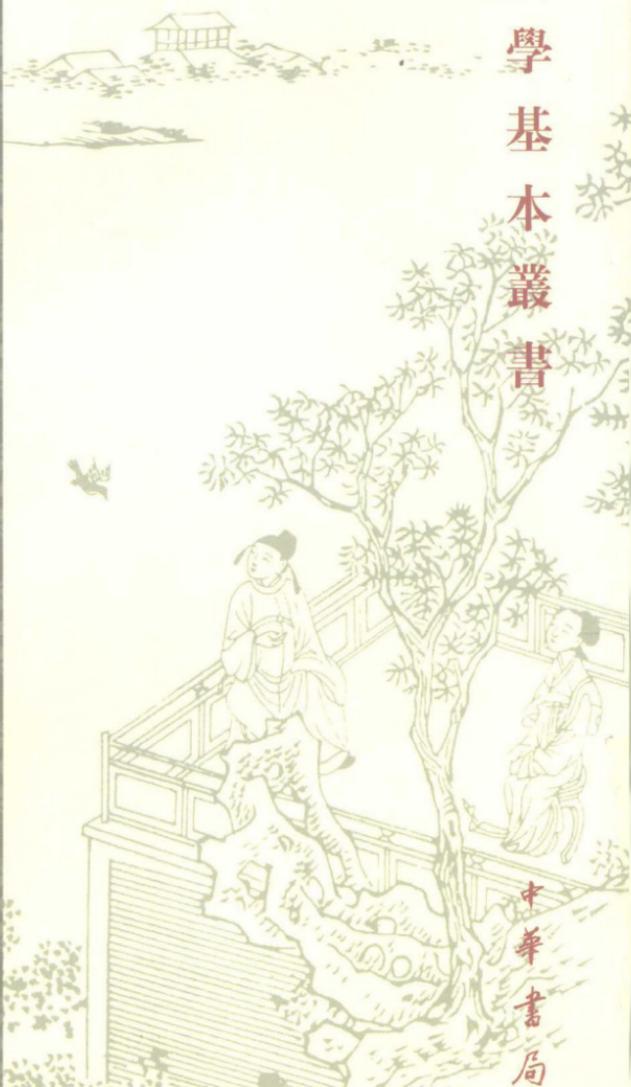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書

丁卯集箋證

下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丁卯集箋證

下冊

〔唐〕許渾撰
羅時進 箋證

中華書局

丁卯集箋證卷七

再游姑蘇玉芝觀

高梧一葉下秋初^(一)，迢遞重廊舊寄居^(二)。月過碧窗今夜酒，雨昏紅壁去年書^(三)。玉池露冷芙蓉淺，瓊樹風高薜荔疏^(四)。明日掛帆更東去^(五)，仙翁應笑爲鱸魚^(六)。

【解題】

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七題作《重游蘇州玉芝觀》。據詩可知，許渾嘗寄居此觀。詩云「明日掛帆更東去」，蓋擬渡松江南游越中。詩約作於會昌三年秋，參《南游泊松江渡》詩。玉芝觀未詳具體所在，雍陶嘗游江南，今集存《贈玉芝觀王尊師》詩，或即指此觀，可參讀。據書棚本錄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下：蜀刻本校「一作落」。

〔二〕重廊舊寄居：蜀刻本、四庫本校「一作重來說舊居」。《文苑英華》作「重來寄舊居」。

〔三〕昏：《全唐詩》校「一作淋」。

〔四〕瓊樹風高：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千載佳句》作「金井煙分」。

〔五〕明日掛帆：《文苑英華》作「從此扁舟」。掛，蜀刻本作「揚」。

〔六〕爲鱸魚：用張季鷹思莼鱸而掛冠東歸事。崔顥《維揚送友還蘇州》：「渚畔鱸魚舟上釣，羨君歸老向東吳。」爲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憶」。

【集評】

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》卷六：（前四句）當初秋人舊寓，把今酒對昔書，此是今夜再游神理也。

月過「過」字，與雨昏「昏」字，俱是時時刻刻，迅疾迅疾，變易變易，略不暫停，更無假藉語，不止是「過」而已，「昏」而已。上上智人，細細吟之。（後四句）巡視池井，此是明日又別神理也。「仙翁只道爲鱸魚」，此觀主便是珠玉在前，掛帆東去之故，便更不能說與也。三、四明是重來，五、六明是又別。唐人分解，其理至微。

《唐詩愜當集》卷二：希齋云：意極沉細，語言香艷。三、四句尤令人回環諷詠，津津有味也。

夜歸驛樓

水晚雲秋山不窮，自疑身在畫屏中。
〔一〕。孤舟移棹一江月，高閣捲簾千樹風。
窗下覆棋殘局在。
〔二〕，橋邊沽酒半壇空。早炊香稻待鱸鮆，南渚未明尋釣翁。

【解題】

行旅之作。據蜀刻本、書棚本錄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畫屏：飾以彩畫之屏風，詩家每以形容風物之旖旎。如鮑溶《上已日》：「世間禊事風流處，鏡裏雲山若畫屏。」

〔二〕覆棋：參《贈茅山高拾遺》詩「長覆舊圖棋勢盡」句注。

【集評】

《野客叢書》卷二四：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。如張祜詩「銀注紫衣擎」，許渾詩「橋邊沽酒

半壇空」，元微之詩「櫓竊動搖妨客夢」，杜子美詩「遮莫鄰雞下五更」……此類甚多。

題靈山寺行堅師院

西巖一逕不通樵，八十持盂未覺遙^(一)。龍在石潭聞夜雨^(二)，雁過沙渚見秋潮^(三)。經函
霧濕文多暗^(四)，香印風吹字半消^(五)。應笑南來又東去^(六)，越山無路水迢迢。

【解題】

靈山寺，《大清一統志·太平府》：「在繁昌縣西北四十里靈山墩。張雲叟《南征錄》：『繁昌縣東界有靈山寺，踞山頂，樓閣重複。』」按繁昌縣界與宣州南陵接壤。此詩當作於會昌三年秋，時罷監察御史，經宣城而回，擬定回潤州後即再游越中，故有云「應笑南來又東去，越山無路水迢迢」。據《烏絲欄詩真蹟》錄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持盂：蜀刻本、書棚本、四庫本、《全唐詩稿本》皆作「持盃（杯）」。按《真蹟》作「持孟」是。孟，孟蘭盆。孟蘭，梵語爲烏藍婆拏，意譯爲救倒懸。孟蘭盆乃盛置百味五果之器，以供養佛僧。持杯，杯者

渡也，典出釋慧皎《高僧傳》卷十《杯渡》，用於佛僧游方，而此處行堅禪師係靈山寺山僧，不公用「杯渡」典故。

〔三〕龍在石潭：參《舟次武林寄天竺僧無晝》詩「潭隱舊降龍」句注。在，《全唐詩稿本》校「一作卧」。

〔三〕雁遇：《全唐詩》作「雁移」。

〔四〕經：《真蹟》作「徑」，疑係原稿筆誤，或後刻誤植，據蜀刻本、書棚本、祝德子訂正本、四庫本、《全唐詩稿本》改。多，蜀刻本、四庫本校「一作皆」。

〔五〕香印：即香篆。《香譜》云：「百刻香，近世尚奇者，作香篆，其文準十二辰，分一百刻，凡然一晝夜已。」字半消；謂香已燃盡一半。消，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銷」。半，蜀刻本、書棚本校「一作欲」。

〔六〕應笑句：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應笑東歸又南去」。

【集評】

《丁卯集箋注》卷六：此題靈山寺之深幽高古而見行堅之道力不凡也。

題湖州韋長史山居

一官唯買畫公堂（二），但得身閑日自長。琴曲少聲重勘譜，藥丸多忌更尋方。溪浮箬葉添

醅綠^(二)，泉繞松根助茗香。明日鱖魚何處釣^(三)，門前春水下滄浪^(四)。

【解題】

《烏絲欄詩真蹟》錄此詩，題下自注云：「即皎然舊宅。」皎然在湖州居宅，有白蘋洲草堂、興國寺、杼山妙喜寺、柳家寺和苕溪草堂。皎然有《苕溪草堂自大曆三年夏新營，洎秋及春，彌覺境勝，因紀其事，簡潘丞述，湯評事衡四十三韻》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四《湖州》載：「苕溪在（烏程）縣南五十步，大溪西從浮玉山，東至興國寺。」據許渾詩中所述，「皎然舊宅」當指苕溪草堂，距興國寺不遠。韋長史，未詳其人。長史，唐時爲州刺史官的主要僚佐，從五品。《全唐詩》無「題」字。據《真蹟》錄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謢公：皎然。俗姓謝，字清謹，晚年以字行，湖州長興人。開元末、天寶初曾應進士試未第，遂出家，居潤州江寧長干寺。至德後定居湖州，撰有論詩著作《詩式》。

(二) 溪浮句：溪指長興縣南箬溪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四《湖州長興縣》引南朝顧野王《輿地記》：「箬溪悉生箭箬，南岸曰上箬，北岸曰下箬，二箬，村名。村人取下箬水釀酒，醇美勝於雲陽，俗稱箬下酒。」醅，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杯」。

〔三〕鱖魚：亦稱石桂魚。張志和《漁父歌》之一：「西塞山邊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」釣鱖魚、下滄浪，皆喻隱居生活。

〔四〕下滄浪：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似滄浪」。

【集評】

《丁卯集箋注》卷六：清雅甜適，人境俱佳。

贈李伊闕并序

前伊闕李師晦侍御醉秩歸山，過余所止，醉圖二室於屋壁^(一)，亦招隱之旨也。因而有贈焉。

桐履如飛不可尋^(二)，一壺雙笈嶧陽琴^(三)。舟橫野渡寒風急^(四)，門掩荒山夜雪深。貧笑白駒無去意^(五)，病慚黃鸝有歸心^(六)。雲間二室勞君畫，水墨蒼蒼半壁陰。

【解題】

李師晦，許渾友人。本宗室子，長慶、寶曆年間受辟於澤潞幕府，後擢伊闕令。伊闕在今河南洛陽市南。渾有《曉發天井關寄李師晦》詩，可參讀。據蜀刻本、書棚本錄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二室：東少室山和西少室山。兩山相距七十里，總名嵩山。

〔二〕桐履：輕履。桐，輕脫之意。《漢書·廣陵厲王胥傳》：「毋桐好逸。」

〔三〕嶧陽琴：嶧陽，山名，在江蘇邳縣西南。山多桐樹，製琴甚良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羽畎夏翟，嶧陽孤桐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嶧山之陽，特生桐，中琴瑟。」

〔四〕舟橫野渡：隨緣任運也。韋應物《滁州西澗》：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」寒山詩：「任運還同不繫舟。」

〔五〕白駒：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」成玄英疏：「白駒，駿馬也；亦言日也。隙，孔也。」

〔六〕黃鵠有歸心：漢武帝時，江都王女劉細君作爲公主遠嫁烏孫王，悲愁之中，自然歌曰：「居常土思兮心內傷，願爲黃鵠兮歸故鄉。」事見《漢書·西域傳下·烏孫傳》。此以黃鵠借喻李師晦辭秩還山。

【集評】

《雷起劍評丁卯集》卷上：相逢雖暫，情寄自深。

嘗與故宋補闕次都秋夕游永泰寺後湖今復登賞愴然
有感

西風渺渺月連天，同醉蘭舟未十年^(一)。鵬鳥賦成人已歿^(二)，嘉魚詩在世空傳^(三)。榮枯
盡寄浮雲外，哀樂猶驚逝水前^(四)。日暮長堤更回首，一聲鄰笛舊山川^(五)。

【解題】

蜀刻本、書棚本題作《重游練湖懷舊》。序云：「余嘗與故宋補闕次都秋夕游練湖南亭（書棚本無「南」字），今復登賞，愴然有感，因賦是詩。」《唐詩鼓吹》卷一題與《烏絲欄詩真蹟》略同。唯《永泰寺後湖》作「練湖南亭」。宋補闕，陶敏《樊川詩人名鑑補》考爲宋祁。祁字次都，與許渾嘗同年應舉，渾有《下第送宋秀才游岐下，楊秀才還江東》詩及之。開成二年任左拾遺，會昌中遷補闕，因觸犯李德裕而貶死。《至順鎮江志》卷七《山水》：「練湖在丹陽縣北，周回四十里。」宋祁被貶，遂終於貶所，事在會昌中，姑係此詩於會昌五年，許渾時任潤州司馬，故得游練湖。《又玄集》卷中錄此詩，作者署爲李群玉，誤。據《真蹟》錄。

【箋注】

(二) 蘭舟：任昉《述異記》卷下：「木蘭洲在潯陽江中，多木蘭樹。昔吳王闔閭間植之用構宮殿，魯般因刻爲舟。」詩家所用正出此。

(三) 鵬鳥：參《途經李翰林墓》詩「青山鵬鳥悲」句注。

(三) 嘉魚詩：《詩經·小雅·南有嘉魚》：「南有嘉魚，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。」詩寫宴會賓客的情景，此喻宋祁當年同游練湖時所賦之作。惜已佚。

(四) 逝水：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在川上曰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』」

(五) 鄰笛：晉向秀與好友嵇康、呂安曾共居山陽，交往密切。嵇、呂死後，向秀重經山陽舊居，聽到「鄰人有吹笛者，發聲寥亮，追想向昔游宴之好」，作《思舊賦》。事見《晉書·向秀傳》。末句，蜀刻本、舊棚本校「一作一聲蟬續一聲蟬」。

【集評】

《唐詩鼓吹注解》卷一：此渾追憶與補闕同游此亭，曾未十年，而彼已物化。賦成人歿，鵬鳥真不祥哉！詩在而賢徂，嘉魚何堪詠已。嗟乎！世事榮枯，盡寄浮雲之外，人生哀樂，猶驚逝水之前。當此日暮之時，長堤回首而望，一聲鄰笛，物是人非。追思補闕之意，幾何不與山陽同痛哉！

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》卷六：(前四句)此連天風月，言十年前蘭舟上風月也。曾復幾時，而詩

在人沒，一旦至是！一解紙寫「舊」字。（後四句）五，忽插「榮枯度外」以爲頓挫者，言外隱然又見此所懷舊，乃是有才無命、資恨而沒之人，祇因筆墨蘊藉，遂令讀者不覺也。日暮長堤，蟬聲相續者，言人何暇哭人，多恐前人後人轉眼之間，亦大略相同矣。

乘月棹舟送大曆寺靈聰上人不及

萬峰秋盡百泉清，舊鎖禪扉在赤城^(一)。楓浦客來煙未散，竹窗僧去月猶明。杯浮野渡魚
龍遠^(二)，錫響空山虎豹驚^(三)。一字不留何足訝，白雲無路水無情。

【解題】

大曆寺在越州焦山。《宋高僧傳·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》：「自至德迄大曆中……邕願布法橋，接憩行旅，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。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，一紀方乃集事焉。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，以邦國聚落，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。」按，徐浩自吏部侍郎貶明州別駕，事在大曆八年。靈聰上人嘗在赤城，渾「嘗寓赤城」，或有舊交。聰，蜀刻本作「總」，非。今據書棚本及《天台前集》別編錄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赤城：天台諸山之一。參《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》詩解題。此謂靈聰上人曾在赤城寺院。

〔三〕杯浮：用杯渡典，參《送無夢道人先歸甘露寺》詩「杯影入鷗群」句注。

〔三〕錫：錫杖，僧人所持。《錫杖經》：「佛言：『杖頭安環，圓如盞口，搖動作聲而警覺。』」

【集評】

《唐詩快》卷十一：「萬峰秋盡百泉清」，冷然。又，此上人必不辭而去者，故詩中語意爾爾。然月色泉聲，盡堪怡悅，何必追及。

《唐詩愜當集》卷三：希齋云：法密而語煉，聲調亦高爽。第四句點「月」字巧妙，見手法。

汴河亭

廣陵花盛帝東游^(一)，先劈洪河一派流^(二)。百二禁兵辭象闕^(三)，三千宮女下龍舟^(四)。凝雲鼓震星辰動^(五)，拂浪旛開日月浮^(六)。四海義師歸有道，迷樓何異景陽樓^(七)。

【解題】

汴河，又稱汴渠。《通典·州郡七》：「汴渠在河南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，今名通濟渠。隋煬帝開導，西通河洛，南達江淮。」汴河亭當即築於汴水之旁。據《烏絲欄詩真蹟》錄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帝東游：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：「大業元年，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，開通濟渠……八月御龍舟幸江都。」按，史載煬帝曾三下江都。

〔二〕先劈洪河：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嵐崕」，校「一作先劈黃河」；《全唐詩稿本》亦作「嵐崕」，校「一作光碧黃河」。

〔三〕百二禁兵：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秦，形勝之國，帶河山之險，懸隔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。」蘇林注：「秦地險固，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。」此處指煬帝衛兵。象闕：宮門外懸法之所，又稱象魏。

〔四〕三千宮女：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：「庚申，遣黃門侍郎王弘、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、鳳船、黃龍、赤艦、樓船等數萬艘。」「三千宮女」，乃極言衆多宮女皆隨煬帝乘舟南下。

〔五〕凝雲句：用《列子·湯問》「響遏行雲」典故。

〔六〕旛：蜀刻本、書棚本、《全唐詩》作「旗」。《全唐詩》校「一作旛。」

〔七〕迷樓：《古今詩話》：「煬帝時，新宮既成，帝幸之，曰：『使真仙游此，亦當自迷。』乃名迷樓。」故址在今江蘇江都縣西北。何異，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還似」。

【集評】

《貢華堂選批唐才子詩》卷六：（前四句）如此詩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人又欲疑都是一色寫他豪侈，如何又非中四句耶？殊不知此解乃是立向汴河岸上，說他汴河當時，言彼隋煬帝者。祇因小小題目，做起大大文章。如何小小題目？不過止爲廣陵花盛是也。如何大大文章？此河一開之後，且舉全隋所有百二禁兵、三千宮女，一夜啟行，空國盡下，真乃天搖地動，不但鬼哭神號也。然則此三與四，只承二句之「先」字。寫開河，祇是輕輕弄起，卻直至於如此也。（後四句）後解五、六，則寫其財富兵強，駕秦跨漢，縱心肆志，何慮何憂。而不謂人之所去，天亦同之，曾不轉燭，便爲亡陳之續，偏要引他景陽樓以痛鑒之也。如此，即奈何三、四、五、六可作中四句乎？

《唐詩愜當集》卷三：希齋云：寫煬帝東游，氣象烜然如見。調高采壯，真乃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。結處更收拾得完整。

《唐體餘編》：中聯實寫汴河。起句先點廣陵，以著鑿汴河之故。末以迷樓相應，天然結構。

村舍二首

自剪青莎織雨衣，村南煙火是柴扉。^(一)。萊妻早報蒸藜熟^(二)，通子遙迎種豆歸^(三)。魚下碧潭當鏡躍，鳥還青嶂拂屏飛。花時未免人來往，欲買嚴光舊釣磯^(四)。

【解題】

其二末有「北窗誰拂舊塵冠」句，知此詩當作於大中四年春。許渾平生兩次「謝病東歸」。會昌三年東歸京口，有「潤州司馬」之銜，此詩其二末云「北窗誰拂舊塵冠」，則顯已掛冠隱居，故當爲「大中三年，守監察御史，抱疾不任朝謁，堅乞東歸」（《烏絲欄詩自序》）後作。其「村舍」乃丁卯澗村舍。渾初時唯有「十畝山田近石涵」（《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》），仕後有「南湖二頃田」（《夜歸丁卯橋村舍》）。此時京口湖田已有三頃矣。舍，《全唐詩稿本》校「宋刻作居」。據《烏絲欄詩真蹟》錄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村南：蜀刻本、書棚本作「南峰」。

(二) 萊妻：老萊子之妻。老萊子爲楚人，逃世隱耕於蒙山之陽。楚王聞其賢，登門延聘，其妻勸他拒聘，